惜抱軒文集

墓誌銘一

內閣學士張公墓誌銘 并序

故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桐城張公者　贈
光祿大夫諱士維之曾孫　贈光祿大夫諱秉彝之孫
而太傅大學士文端公之子也雍正元年　恩詔
開會試科是時文端公薨公之兄太保文和公已爲戶
部尚書充會試考官矣公以舉人例避不與試値
特命官別試迴避舉人於是公成進士改庶吉士授
編修遷左贊善歷翰林院侍讀學士詹事府詹事

今上即位以公為工部右侍郎公在翰林常充日講起居注官起居注素無條例為者繁簡任意漏遺冗贅不稱史體公精思為之變畧在館十餘年編載詳贍上以為善於其職於是公以工部侍郎兼起居注官事本朝官不為翰林而仍職注記者獨公為然為工部侍郎數年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又二年遂告歸公為人誠樸篤謹細微必慎每當入朝自書職名讀之曰某官張某又屈指計之曰幾字視紙上三四而後敢出奉使督江蘇學政遇試士日公服竟日燕處不脫人問之公曰取士國重典也敢忽其乎其為侍郎謹奉法度而

絕阿私既告歸則益以舊德篤行自守所爲喪祭禮制多合於古足爲法式其自奉甚陋或人所不堪雖其家人皆竊笑之然至族黨有緩急出千百金不惜也未嘗私受人一錢門生某爲江西巡撫過公居奉數百金爲壽公曰吾耆足衣食安用汝金爲又有以人薓寄公者公曰吾生平無病焉用薓少爲宰相子久居京師冠蓋之閒而終無世故態遇人無貴賤率意而言必忠必信是以天下之士皆謂公長者公諱廷瑑字桓臣兄弟六人其四皆貴長少詹事廷瓚仕

仁皇帝與文端公同時次太保大學士廷玉次禮部侍郎廷璐太保禮

部侍郎與公皆仕　憲皇帝及　今上最久公之歸也禮部侍郎及太保前後皆告老而公最後沒

上聞顧謂左右曰張廷瑑兄弟皆舊臣賢者今盡矣安可得也因歎息久之公卒於乾隆二十九年年八十有四夫人吳氏子二長若泌舉人次若渠副榜貢生以乾隆三十八年某月日合葬公夫人於桐城北投子山麓銘曰

德葆以居才託其餘取安吾心不為人夸士誰能然惟公之行繼成於學始秉於性再世卿相家胡不熾厚植根苞天則祐之我銘其幽所陳者信後世識之以圖無

盡

四川北道按察副使鹿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邁祖字紹聞定興鹿氏始明監察御史久徵有直諫名久徵生正明熹宗時嘗營救左魏諸君子之難天下稱爲鹿太公者也太公生太常少卿繼善殉節死謚忠節忠節子曰化麟舉鄉試第一居父喪毀人謂之孝子孝子之子諱盡心公之曾祖也爲安邑令公祖諱賓仕 本朝爲陝西道監察御史考諱聖權 封奉政大夫公雍正八年庶吉士授編修以四川川北道按察副使罷官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卒於家年六十

夫人王氏先卒子二璵麋膳生次預早卒以乾隆三十二年　月　日葬公及夫人於江郁祖塋之側銘曰

鹿氏在明忠孝久稱有肖無替累以世嗣巍副使公彪文續質始作詞臣究通經術匪曰能言而允行之以學事君在心不欺命作御史有辭謇謇君子所予小人所憚巡察帝城周閱殷廣閉杜謁言捘邪伐黨給事於中掌禮吏科審較牘奏詳而不苛轉運秦使淛湖之南挐吏放手民則弗堪嚴正斗甬公以躬監正稅罔羸誅責貪惏有盜殺人吏論如法撫軍御之謂不當執罷按察使而令公攝將倣律令意授威懾或務諉公公曰不可

要眇說先朝故事歷歷首尾如披史傳聽者每至中夜忘疲是時長洲沈文慤公在吳公在嘉興天下以爲齊名雖

上亦稱爲二老也文慤既歿後四年公亦亾於是上自

九重下洎朝士以及閭閻識與不識莫不歎息悲傷謂東南耆舊盡矣公年八十又九再娶皆俞氏皆一品夫人與公祔葬子七長侍郎汝誠次汝恭汝懋汝隨汝豐汝弼公以汝弼嗣弟界後幼子汝器

上南巡爲公賜汝器爲舉人女九孫男十五曾孫二

銘曰

多士雲興蔚此昌時孰爲魁英備履福祺秀水之郭鴛

湖之湄公起登朝作吏之儀歸樂太平爲羣士師上與
天子賡和其辭衆望衰然既老不衰我嘗識之丹頰白
髭飲酒笑談寡怒多怡國有上瑞匪鸞匪芝進觀公貌
退讀公詩詩則永留貌不可追刻示後來吾言不欺

贈武義大夫貴州提標右營遊擊何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道深字會源山西靈石縣人以武進士侍衛乾清
門出爲貴州提標右營遊擊乾隆三十二年兵部尚書
明瑞總督雲貴進討緬甸集諸道兵君初不與調明公
聞君訓練營卒勇健有節度可用特檄以其衆至永昌
至則果整練異他軍明公善之秋三路出師以軍隨業

府從取木邦破錫箔曝天生橋大戰蠻結先登奪柵殪醜紀功一等又從入至窮寨去賊巢阿瓦城益近賊鏇木疊石守隘我師糧少火藥鉛丸盡師旋賊抄其後君爲殿遇山谷險阨君必奮戰俾師得度至猛域未至猛域前二日君中鳥鎗夜息有軍校曰君傷重矣賊至且衆道險難與敵盍稱病且逸歸乎君曰賊衆乃將卒致力時也叱之退明日戰益力初明公將中軍趨錫箔別將分左右軍異路進約會師攻至猛域兩軍不如約前阻大山賊盡壘谿臨環鬭數重軍殺馬以食三十三年二月丁卯明公令夜拔營趨平明賊來邀君立高岡與

相拒他軍士從其旁得去君瑚戰至日中被數創仆君亾次日明公亦亾事聞　上以中軍多戰功其沒以撫援賜䘏特厚左右兩軍死事者殺其制不與之等於是君得　贈武義大夫祀於昭忠祠祭葬䘏蔭如制君祖龍騰父恩義皆　贈中憲大夫夫人梁氏先沒繼配武氏君之妣永昌也武夫人方孕君沒猛域兩月子膺綏始生君撫士嚴而有恩其閒檄令二日即行而顧擇其無子無兄弟者皆勿從沒後軍皆悲涕以其帶髮返次年　賜葬本邑銘曰

頎與何君劄目清美揖讓溫溫以與余友佩韃横戈徂

佑賊詭正寧禍及我言忤上官解其柄持改任川北界
以叛巖竄入山林掘盜根株哀閭民生慰恤瘡枯莅時
單輿往金川醜以馬濟單百城交走或應於前而乏於
後歸罪邑令大吏借口公曰懲矣非令之咎予以身任
遂遭彈奏吏籍其家敝几故書怨嫉之徒媿感嗟吁
詔荷公校以重單罰大吏憐公勸使私脫公曰詔乎脫
余則為荷非君命敢奸以欺卒朝夕荷西師隨罷旣有
定功公亦蒙赦公之在官嶷嶷剛毅公之在家愉愉孝
弟歸遭父喪以毀受病秉道終身卒斃於正有懿夫人
飭身約己佐公清節謚不為侈同穴江郵高墳磊砢我

銘直諒以厲媮侗

光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傅錢文端公墓誌銘并序

刑部尚書嘉興錢公登朝爲名卿老而告歸上承 聖人之眷下爲海內文學之士宗仰爲耆碩者又二十餘年乾隆三十九年正月辛酉薨於里疏聞 上悼惜甚至製詩哀之命贈太傅祀於賢良祠謚之曰文端 賜祭葬如制特予銀千兩治喪其子汝誠以是年十二月葬公武原生坊南化城請余爲銘按狀公諱陳羣字主敬明給事中贈太常卿徽者公六世祖也曾祖諱陛祖諱瑞徵考諱綸光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

姚皆一品夫人公之少也讀書穎悟過人未二十遊京師則已與諸名士論文唱和相得時言才士即曰錢君康熙四十年公成進士改庶吉士授職編修　世宗時三進官至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直南書房今　上登極擢通政使司右通政四進官至刑部侍郎以疾歸里公當事持大體守成法爲編修時嘗爲陝西宣諭化導使在事稱爲能及久任刑部讞獄剖晰得情甚稱職然　上尤愛公詩文之美嘗樂與考論今古稱爲故人公之歸也　上每思見之公以所作詩奏進　上覽之未嘗不稱善也公歸後五年　上

南巡　賜在家食俸後三年　皇太后慈壽七十公入都慶祝　命加尚書銜與九老之會圖形禁中後又兩值　南巡加命以刑部尚書致仕晉太子太傅至　皇太后壽八十公再入都年八十六矣猶健步　上見公益喜　賜騎馬紫禁城再與九老之會公子汝誠爲戶部侍郎侍養於家及是隨公入朝父子卿貳持杖扶攜出入宮廷禁闥之中觀者以爲榮其歸也又　賜詩以寵其行公當一爲會試總裁三典鄉試再提督學政及年益高天下文士翕然趨之公亦和易與後進談說往復論難不厭吟詠詩章音節抑揚

險而馳急難舍生義孰與多汾流之側君起厥邑往不生歸銘茲無極

副都統朱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倫瀚先世世襲指揮使於明屯戍遼陽左衛國家爲三世歸我 太祖皇帝爲正紅旗漢軍世襲參領其子以從 世祖入關功爲鎮守山海關世襲城守尉是爲公之曾祖諱登科祖諱廷爵襲職後改副都統因以世襲自是以白衣仕進副都統有弟爲湖廣道參議諱廷宷無子副都統使己子爲之後是爲公考諱天爵爲建寧府知府有吏能清節公少而孤貧負軼

才奇氣而好學文武藝皆能盡其巧通知當時事變利病慨然懷濟人之志中康熙五十一年武進士選三等侍衞　聖祖偉其才使乘直武英殿數年改用爲刑部郎中持法堅不可奪時刑曹或破律放意以入人罪公疏論其非　上善之傷吏如公指雍正中出爲寧波衢州知府浙江糧儲道布政副使衢民爲齋堂合衆誦佛書公曉以非道盡解其黨及大吏聞欲以邪教論衆已散去遂皆免逭丁有積欠久不能償者且十萬金公計糧道所入歲償之竟除其逋　今上初召入爲御史出莅湖廣驛鹽道復爲御史給事中掌

吏戶科巡南城擢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在　朝廉以事
陳抉絕萌姦民賴其惠公爲人和易好交遊而持身介
直仕宦恥爲家計晚歲益貧或至乏食其意益恬時爲
文自娛以至於歿年八十一有集十二卷公在浙江時
　世宗夜夢道士見而請曰吾天台山道士也來
就陛下乞所居地　帝覺異之使問於浙江吏言
天台故有桐栢觀今爲人僭據且爲塟矣　詔還
爲觀俾公董其事公成觀而民無疾焉往來山中爲詩
一編曰天台遊艸其辭尤奇儁士多誦之自　聖
祖褒公盡世傳寶朱公指辭及嚮然公修已立朝卓然

於衆不詭隨蓋有古人之風豈以文士論哉子五人長孝先次孝升舉人▇縣知縣先公卒次孝全次孝純次孝揚乾隆二十五年葬公宛平西北十五里祖墓之側

夫人▇祔銘曰

言以法謇刮吏瑕行以義域不爲佗苟利於國家則揄偉哉中藏鬱以多抑揚文武誰不宜遠毗滁泗有士嗟作銘幽室埋其阿此石可泐名不磨

淮南鹽運通判張君墓誌銘 幷序

君諱廷璇字清紹桐城張氏始以仕顯者曰明廣西布政司叅政淳由史錄諸循吏叅政之孫秉哲順治時以能

文名為舉人舉人生都水員外郎芑都水四子其季為君君少修謹寡子弟之過長以薦舉試職於禮部出為東臺鹽課大使擢鹽運通判分司通州廉慎於法所職無不舉通州符生以文為君知嘗侍從容以吏事干君君曰書生乃可言及此耶既而曰汝毋乃貧乎苟不許我而俾人以利誘汝遂辱予之生感而奮為善士海濱以竈戶資鹽舊給之田竈戶輒賣之民且百年田價增八九倍而田數易主矣有議奪田與竈戶使竈戶葬償故直君曰是非平法也且竈戶貧不能買田必姦民誘使為名而陰據之是平民失業而姦民利也以告上官

不聽君曰嚴民爲媚可乎投劾遂去君與太保文和公皆參政元孫也君績學工詩善楷書言行有蘊藉太保尤器之然仕於內外皆不竟其志年四十餘即歸歸而飲酒賦詩接鄉里歡然無閒其居衆中嘿其狀癡如也娶左氏生子若兆教其子少嫚與人接鼐年十九時君一日見之歸使若兆獨與之友君沒於乾隆三十三年年六十七始厝他所逾　年若兆定葬君某所左安人祔鼐爲之銘曰

羣言以禮士容几几維邦之祉羣言詭隨士容昌被邑以敝陋嗚乎予尚見古之人以恪以循旣吝以墳以徵

子文

原任少詹事張君權厝銘 幷序

君諱曾敞字塏似桐城張太傅文端公之曾孫禮部侍郎諱廷瑑之孫翰林院侍講諱若需之子年二十一中乾隆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自文端至君爲翰林四世矣是時君家太保文和公解爲相歸而侍講及羣從在朝爲翰林者四人君年最少材器逌美究識古今事宜國家典故而持己淸峻人謂君且繼其家兩相國後也君爲檢討十餘年値 御試翰林名列第五進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四遷至詹事府少詹

事兼侍讀學士又值試翰林列第三當進官　詔特褒君而未及遷自有記注官君家世職之及君尤講正體例嘗獨任一館之事諸城劉文正公爲掌院每歎異君君疾士大夫骫骳隨俗節概不立欲以身正之見於辭色衆頗憚焉君三爲順天鄉試同考官有公廉名遂己丑科會試復同考時武進劉文正公爲考官知君可信君所薦卷中者較他房多且再倍君又以嶢然獨立稍自喜也於是橫發磨勘有擿君所薦舉人梁泉卷疵纇數十當斥革吏遂傅君法革職提問會考驗無纖毫私狀而梁泉故鄉舉第一　詔革復梁泉舉人君雖

釋罪而竟廢矣於是惜君者莫不咎當時議君之重而謂兩劉相國徧知君賢而不能爲一言於　上而顧使疾君者得其快嗟乎君進非人所得援其退非人所得沮天則使君仕不究其才而志不信於世也而何咎耶其後君以

萬壽加恩復五品頂帶歸主晉陽江漢大梁三書院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卒於大梁年四十七始娶姑女姚氏生一女適孫起浙再娶定興鹿氏生子元艮側室生子元元襲元袞其匹也長子才十二歲君少而孝友持喪以禮於族姻朋友事雖難成者任之必盡其勞謀之必竭其慮雖疏遠以急投之必應乙

亥之歲江南饑君居侍講憂在里倡捐米出賑平糶甚
夜營之以活一縣之衆又以糶餘錢積穀以待歲祲今
吾鄉所謂永惠倉也爲文工爲應制之體尤好古人文
章託意深邈而不比於時者仕方顯而爲詩示余多憤
慨深鬱之詞蓋其所志遠矣君與余家世姻少相知又
嘗重余文君喪之歸也余既以辭祭而哀之乃復爲其
權厝室銘曰

綺組會者絲邪而孰爲之機邪鳴者匏質邪而孰吹以
揚邪物或以冬榮或盛夏而先零孰主是而爲之斷成
以盛族有君志則抗而節邪汚既謁而驕而躓於中路

甚乎吾奚知其故維紀其人而知可以呼

翰林院庶吉士侍君權厝銘 并序

君諱朔字潞川泰州人也其先姓侍其明初去其稱侍氏曾祖諱念祖祖諱震考諱衛皆諸生而祖考得贈如君官君少孤好學無師友之助而於古文辭詩歌四六諸體皆習而能之始冠得鄉舉初聘泰州沈氏沈氏女不幸得瘖疾其家願無嫁請君他娶君不可卒與處無嫌惡且十年沈氏卒而後娶江寧鄭氏人以為難君內行修外亟交遊有死生之誼而性峭急聞人一善稱之不容口惟恐世不及知及見行有失道理者亦切齒忿

怒若不可須臾其處世者然故世亦以此過君乾隆二十五年成進士當就吏部選知縣君曰吏事非吾所堪也後國子監候丞

詔大臣於進士中選得君君任職以不阿上爲節有其事不合君者君不能堪即日引疾去久之會修四庫全書大臣有知君之才奏爲校勘官既而爲總校君校書數倍他人而最精當乃

命爲庶吉士是時君已得疾而體閟不懈乾隆四十二年瘍生於首秋七月晦竟卒年四十九無子女嫁者一幼者二其弟臣仕浙江亦未有子君妻弟鄭君居君甘泉之西山以待臣生子而後之葬知君最久故爲銘銘

曰

山璞瑤琨器則㣲也龍淵大阿銳則折也嗟子伉伉勇言義也予以自居甘與賢也日蔣延登才求竭也大生不與之年死不與之纖世也芴兮以託於茲吾辭以志也

亡弟君俞權厝銘 并序

先贈大夫三子長鼒次訏次鼎訏字君俞幼於余八歲嘗以一鐙環坐三人而讀書其時家貧甚中夜余歎以爲聚讀之樂不可得而長也君俞聞而悲獨甚余二十二歲授徒四方以爲養旣孤又仕京師使兩弟侍太恭

人於家久者十年或四五年弟兄不相見君俞獨以應順天鄉試留入都每來學加尭識加明行加慎余輒喜其初病目幾瞽及愈而作眞行書甚工余益以喜然君俞數困場屋後以監生試吏部得吏目職於是君俞益彌不懌値南昌李侍郎督學浙江邀之同往侍郎非或不當君俞輒諫之其夫人聞之太息而稱爲益友也君俞聞余歸里遂亦歸逾年丙申歲夏六月感暑疾初如甚微夜不能言且遂沒嗚乎余不孝不友不能亢其家君俞存余冀其有以爲太恭人慰也君俞亾余其斷望也已君俞娶張氏再娶倪氏一子三歲名曰恩余惡知

能卒使其成立邪銘曰

貌碩以豐氣寬以有容安達而寵閔群世八而奄終天乎人乎宗之不振乎厝汝以近先君乎知我言哀者鬼神乎

左衆郭權厝銘 并序

衆郭諱世經者曰贈文林郎諱激女曰張孺人祖曰贈文林郎諱之廷祖妣曰姚孺人孺人爲鼐曾祖姑於親黨君爲余丈人行然而年相若少而志相善也君娶舅女其妻之弟應簡及君兄一青及余四人少者十餘歲長者二十餘里居無他交獨四人相遇不厭而君於其

閉九沈靜寡言笑勤學善爲詩詩成視余輒以意指瑕類君不爲忤輒芟易之一旹與余嘗出遊君偕應循嘗視余家甚備其後一旹丞湖北縣以獲盜功升爲令入京師過余旅舍篝鐙夜對太息憶君與應循雖爲諸生而方藝花竹爲園遊遨歌詠山水邈然不可逮也一旹爲令六年罷去後二年余亦病歸然後四人者復聚於里中時乾隆乙未夏也然君比已被疾其秋加劇九月竟卒夫人倉卒遽慟從而絕逾年一旹病至冬亦亡夫交友久離及其過而遂亡之雖常人猶可悲矧君兄弟之賢而與余之厚邪君卒年四十七一子七歲曰虎廞

宿撫之。君君暨夫人柩厝縣北古塘，而余爲銘。得虎長而葬君，銘曰：

嗚乎！衆郛之柩也，志學而將究也，身隱而年弗壽也，繼者昆而偕亾者婦也，厥天爲之夫焉咎也，維余之與舊也，銘以詔孤之幼也。

墓誌銘

兵部侍郎巡撫貴州陳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步瀛字麟洲陳氏先世居歙公曾祖諱時賓遷江寧遂爲江寧人祖諱應階考諱士鉉家故殖財至公考爲文學好施予盡亡其貲生四子而公爲季公長益貧精厲爲學閎傑於文詞中乾隆二十六年恩科會試榜第一選庶吉士散館改兵部主事郎擢至武選司郎中公考至是年八十餘乃卒公爲養與喪皆當人意及後爲安徽布政使則自曾祖至考皆獲贈通奉大夫如

公官姚皆贈太夫人公在兵部職事修辦吏不能爲姦服闋其尚書奏請補車駕司郎中逾二年授河南陳州府知府遷擢至甘肅按察使讞獄平允平涼府鹽茶廳回民爲亂黨逆數郡人心皆聳爲逆者聚於通渭石峯堡而總督李侍堯乃託以追逆賊西往靖遠獨留公扼隴上爲守禦公亦憤發不避險難盡拘爲逆者之家又擒其分處他縣爲間應者官軍初戰失利公度賊乘勝必東犯陝西以隆德平涼當下隴之要而守衛單弱即撥固原兵分守而後奏聞其後賊果東犯不得過公奏之遂 上以爲知兵 命大臣督軍至且 詔嘉與

陳某議之公迎說形勢事理無不究又籌糧饋入險岨皆給逾月賊平公雖身未履戰陳而功足以埒 上乃擢爲布政使而旋調任於安徽 賜之花翎以獎焉乾隆五十年江淮大饑米升至錢五六十暴民脅衆爲掠公徧至所部頒布 上恩督吏賑邮防捕盜賊全護疲困自夏迄秋末安徽得寧而公勞瘁成疾其後擢貴州巡撫抵治所舊疾大作遂薨爲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某日年六十公爲人坦白和易雖於屬吏無矜容厲氣然審察能否進退必當其才安徽布政司書吏皆江寧人公歸之有怨詘而不以奸公法公自奉儉陋其

在陳州嘗舉家食貸於族戚故舊卹恤常厚歲時餽問無間所在官舍來居者常滿少工文章喜誦書老而不倦承學弟子多材而泰中丞承恩與公進士同榜又同一年為巡撫人以為美談鼐嘗偕公官兵部公來安徽鼐方主安慶書院於公習且久公子舉人廷碩國學生廷碩以乾隆五十六年　月某日葬公江寧城北山之麓請鼐為銘銘曰

公以文興多士誦稱不究其能司武是將遂甯西疆布迪有方力不挽強戎壓鞠襄　天子命將謀以公壯以職以饟其阻有蕩陟登大吏而親勞事為　國之志

爲身之德養其疲羸樹其寒飢訹其譏欺序其不治協維　帝心開府西南不以歲深雲而弗綠金陵之里兩中丞起公壽先已貽休弟子鍾山東北卜維公宅植保松柏載祠藏石

贈承德郎刑部主事鄭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士俊字灼三歙諸生以子貴　贈承德郎刑部奉天司主事鄭氏歙舊族也自君考諱廷詔以上皆居歙之巖鎮歙人嘗賈淮上或僑居揚州君少孤貧從妻父李氏宦居南昌後依族人居揚州儀真縣君爲族人謀事盡其智能而無欺嘗值歲饑爲粥以賑揚之饑者及

歙鄭氏廟敝壞營而新之君皆任其事勤苦數倍于人曰吾藉人財以爲善吾力不容惜也君既定居儀眞乃迎其兄弟之孤及從父兄之節婦洪氏皆來居而養焉乾隆四十二三年閒余主揚州書院歲一二歸歸必過儀眞然未嘗識君識君子文明君壻呂彩從余學時言其舅誠篤長者也其後十餘年文明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呂彩亦與鄉舉矣乾隆五十年二月初三日君卒逾年余在江寧文明來求爲君銘因言未得葬地余姑應之曰吾嘗行儀眞西三十里山川體勢如可葬者又逾年文明又至曰果得地于西三十里張家坳已葬君矣

將補納石求卒銘之余不意吾七年中自念老矣當不
復至揚州於其山水人物有足興舊恩者而文明又求
銘甚勤妥得兆銘也君二子文明文盛一女四孫銘曰
愼所履祇謙飭子升朝父道德生江南亡葬北域引原
茂翳植大厥族歲千億

嚴冬友墓誌銘 幷序

冬友江寧嚴氏諱長明一字道甫乾隆二十七年
車駕南巡君以生員獻賦　召試　賜舉人內閣中
書就職旋入軍機辦事君在軍機凡七年通古今多智
又工於奏牘諸城劉文正公最奇其才戶部奏天下雜

項錢糧名目煩多請去其名而以其數併入地丁徵收君曰今之雜項古正供也今法折徵銀若去其名他日吏忘之謂其物官所需民當供且與再徵之是使民重困也文正曰善乃奏已之大金川之爲逆也大學士溫敏往督師欲君從行君固辭退有咎君奈何逆宰相意者君曰是將敗沒吾若何從之人頗甚君言既而溫公卒致軍潰以死隨往者皆盡辛卯　恩科會試劉文正公爲考官值軍機事有當關白君趨蹴入闈得見既而出同考官米學士鈞曰甚哉冬友不自就試而屑屑治吏事爲文正曰士亦觀有益於世否耳卽試成進士何

足貴當是時軍機有數大案賴君在直任其勞援成議而安南撫道以分賠屬員帑銀不完將死去限期十日君其願入請支正泰覺之乃生其年遂擢侍讀君治事衆中獨斷辨然以是頗見疾其後連遭父母喪服終遂請疾不復入閒遊秦中大梁居畢中丞所為定奏辭選主廬陽書院乾隆五十二年八月[illegible]日卒於合肥年五十七君於書無不讀或衆聞無不能對為詩文用思周密和易而當于情嘗為平定準噶爾方略通鑑輯覽一統志熱河志四籍修官其自為之書曰歸求草堂詩文集及論辯經史書雜文燕金石文字都凡二十餘部百

餘卷祖諱發父諱自新俱以奉直大夫內閣侍讀爲贈
封官夫人南昌者士梁用璋之女生男女各二男曰覲
晉余在都時君時與相從見君朝趨省禁暮入友酒之
會若甚暇者然或以事就君謀必得其當君嘗謂人曰
異日先去官者必姚君也後數年余請告歸過江寧君
見迎笑曰吾固料君之來也余居皖中君一來會後余
再至江寧而君喪矣乾隆　年　月　日葬君及梁
夫人於某所君之子請銘銘曰
偉猗冬友當時髦士智孰與醜既斃邪攝振物之首才
非不見知而其仕之登不究得年非夭而亦不爲壽夭

命若是夫孰可多有伐石鑱詞瘞貽兆朽

孔信夫墓誌銘 并序

信夫諱繼涑孔子之六十九世孫而曲阜衍聖公諱傳鐸之季子也幼而才儁衍聖公爲聘華亭張尚書照女女殤而君遂習於張氏尚書以書名天下君得其筆法書益肆之又善於鑑別收集古今名家書鐫刻論辨世所傳玉虹樓帖也其於詩文爲之皆工吾乾隆三十三年余主山東鄉試得君及君兄户部之子廣森時廣森才十七歲而君年四十餘名著海內久矣其後廣森得第爲檢討以經學稱三十五歲而殞君之少也值

上釋奠闕里嘗充講書官及爲舉人累會試不第納貲爲中書舍人來就職又值 上東巡於中水行宮召使作書及進 上稱善然竟不獲仕終於曲阜初衍聖公夫人[illegible]氏生冢子繼襲繼夫人徐氏生戸部及君冢子之後襲爵三世君與戸部皆及之其過曲阜公事以嗣父體自任也其氣皆剛直人或與之或否其後戸部不樂家居客遊杭州以後檢討病遂殞不數年而君又繼之嗟乎君與檢討之生世第一家也又以文學才藝名若天下余一見迴之二三十年間見其死亡宜盡雖其文采風流不可磨滅而志意抑鬱乃更有甚於

嘗人者其可悲爲何如也君於交遊有始終之誼鄉里

値歲饑出千金賑之者三焉乾隆五十六年余在鍾山

書院君夏來江寧視余再宿而别君遂以是年十二月

戊辰卒年六十五無子以戶部少子廣廉嗣將死貽書

乞余銘其墓銘曰

猗予聖人之世也廓其知也窮其藝也名上聞于朝而

下蔵于四裔也完則毁而剛則折也有疾而不可久也

銘託余哀以待後君子之遂其志也

陝西道監察御史興化任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大椿字幼植其先爲王氏在元有爲山東行省平

章事者曰王信其子宣繼居父職元亂避居興化改曰任氏爲任氏之十三世爲歲貢生鑑其子晉中乾隆己未科進士官徽州府學教授是爲君祖生庠生葆爲君考祖考皆以君得 贈封朝議大夫禮部儀制司主事君之少也穎敏于學爲文章有盛名又性和易謙遜人無貴賤離那愛君然君固有特操非義那敢爲故自少至老終於貧窶乾隆庚辰 恩科君爲舉人中己丑科二甲一名進士故事二甲首當改庶吉士人皆期君必館選矣然竟分禮部爲儀制司主事君每日自官所歸輒鍵戶讀書如諸生時值 詔開四庫全書館大臣有

知君才輙爲纂修官是時非翰林而爲纂修官者凡八人鼐與君與焉君旣博於聞見其考訂論說多精當於纂修之事尤爲有功其後鼐以病先歸君旋遭艱居里旣而鼐過君淮上當是時四庫書成凡纂修者皆議敘嚮之八人者其六盡改爲翰林矣大臣又以鼐與君名列之章奏而稱其勞請俟其補官更奏君於是初服除將入補官亦以見邀鼐以母老謝君獨往然大臣竟不復議改官事君自循資遷員外郎郎中保御史乾隆五十四年四月授陝西道監察御史甫一月而卒年五十二君賢者居曹司固亦佳吏居言官苟非目淺亦必有

所見然終不若以其文學居翰林之爲得人也而惜乎其竟抑不得也君事父母能於貧匱中盡其養待族友有恩誼而不可使爲諂瀆所成官書外其自著者曰經典弁服釋例十卷深衣釋例三卷釋繒一卷字林考逸八卷小學鉤沉二十卷吳越備史注二十卷惟字林已刊板詩集已刊者四卷其餘與雜文未刊者又若干首君學博奧而於爲詩則尙淸遠不多徵引曰此非詩所貴也娶趙安人無子沒後三年弟大楷始生子熾炎以嗣君又後十二年葬君於某處鼐昔者與君本相知及同處四庫館則朝晡無不偕有所疑說無不相論證也

退而偶有觴酒召賓之設無不與同也閱今二十年同居館者死亡殆盡而孫僅存君弟大楷來求爲誌乃愴懷而銘之曰

嗚呼夠僅之疢不居文章之官而既爲其事矣不至者務之靜而著皆足名後世矣生不見子而沒可以祀矣吾爲銘之足慰君志矣

夏縣知縣新城魯君墓誌銘 幷序

君諱九皋字絜非建昌府新城魯氏也大父諱宇康熙庚午科舉人爲內閣中書考諱淮歲貢生爲廬陵縣學訓導君爲人敦行謹謹於規矩而工爲文人觀其言動

恭飭有禮而知其學之邃讀其文沖夷和易而有體亦
知其必爲君子也嘗踰嶺至建寧謁宋梅崖而受其爲
古文之法於四方學者苟有問君必虛心就而求益雖
以雅之陋君嘗渡江至懷寧見雅而有問焉君古文雖
本梅崖而自傳以已之所得持論尤中正果於授其學
于子弟及鄉之儁才又授于其甥陳用光且使用光見
雅蓋新城數年中古文之學日盛矣其源自君也其爲
科舉之文不徇俗好自以古文法推而用之或以爲不
利場屋君曰得失命也君竟以乾隆庚寅科得鄉舉辛
卯　恩科成進士歸居十餘年奉養祖母及父因益力

爲學而因事設方以利其宗族閭里雖貧而必致其財雖勞而必致其力逮終養乃出就官是時孫閤寫書諫君謂今時縣令難爲而若儒者逆其長而用之殆不可然君竟竭選得山西夏縣縣當驛道又時値後藏用兵使驛往來日不絕縣舊分二十餘里里以次出錢供役謂之里差吏因爲利民致大困君自持既廉又減其役之得已者而重禁使蠹民大便之而樂爲役君顧歎曰吾不能盡去里差是吾恨也其見民煦煦然告以義理所當從及去不作長官威觸之狀民亦欣然聽其教於是縣號爲治上吏亦絕重君矣孫閤乃自告前者知君

之淺固不能盡君才也然君亦以積勞致疾在縣凡兩期以乾隆五十九年三月卒于官年六十三娶楊孺人生四子肇熊肇光嗣光迪光四女子又庶出之子五皆少一女肇光拔貢生君以後母弟某嗣光壬子科舉人君以後從父弟某皆能嗣君古文學者而肇光先歿君文曰山木集已刻者若干卷未刊者若干卷某年月日葬君某所嗣光及君甥用光皆以書來乞辭銘銘曰孰謂儒者不可以理繁庶孰謂學古不可爲今世譽美哉魯君其行企矩其文附雅卒寘德在夏而士與其庭守其生也有令譽其亡也有傳緒其葬也於是野

汪玉飛墓誌銘 并序

汪生行忠信而立志甚高不與今世士同流謂士舍宋儒程朱之所道以爲學舉不足云學也晝動而暮休必考一日所爲得失離合悉書於一冊以自爲戒勅事其父兄撫其妻子交其師友循今世之禮通以古人之意見者未嘗不以爲當於人心爲今世塲屋之文必求發古聖賢之旨而不爲苟美余主鍾山書院生以上元學生來爲弟子余德薄不足爲生師然生親余尤至相見論說依依者幾三年而生遽死生故有咯血疾而爲學研思不懈余時戒之乾隆五十六年秋冬間忽大甚至

先晉余方歸里亟以爲憂其次年春正月疾進時時念余遂卒余復至遂不見生嗟呼使生不死必追逮古賢人必有立於天下不幸亾學未成行未著知其異於今世學者唯余而已生年二十六其父七十餘子雲官甫六歲妻楊氏割肱療生不愈終爲嫠而守之余爲擇撕山東南故曇花寺址右阜葬生而爲銘曰

古秣陵明南畿粵汪生挺厥茲名兆虹字玉飛望不作望縉哉夐有儆崇有階進勵志朗非幾抗發塗巘駿才芒天乎理則非痛無沫伐石埋驌姚孫綴此辭

鮑君墓誌銘　并序

縣吉冠曾孫希曾皆爲舉人而希曾爲江西鄉試榜第一太夫人沒後三年以第三人及第爲編修其餘多文學可觀者人謂封大夫及太夫人植德不懈足與其家宜其後之昌也乾隆五十九年某月日合祔封大夫墓余於太夫人子知其伯仲少宰南昌及見凝齋先生而太夫人孫用光從學余爲文故得其家世素行宜爲之銘銘曰

維　清有道天予鉅祥　帝見元孫福錫四方姬儀江黄秉德柔正秀茁曾元　國庥家慶夫以儒與子有治聲慈惠鄉閭人樂其榮荷塘之野大夫之墓山周

水回兮祔永固

章母黃太太恭人墓誌銘有序

太恭人桐城黃氏處士諱貞吉之女適章氏爲　贈中憲大夫松太兵備道諱某之冢婦　贈中憲大夫松太兵備道諱天祐之妻生二子長曰東樺爲候選州同知次曰攀桂爲江蘇松太兵備道獲以其官贈祖考以太恭人封妣者也太太恭人年三十三而寡舅姑老且疾矣而子甚幼逾十餘年又喪夫之弟太太恭人能晝夜勤苦操作以殖其產又能上盡奉養以及舅姑之終下撫教稚弱以至於壯祀先人賙親舊應賓客皆盡恩誼人謂

章氏一婦任二子耶也其後攀桂任為涓源知縣擢知鎮江江寧府監司蘇松皆迎太恭人於官舍諸孫屢典鄉舉矣人皆榮之太恭人被服自奉之具不加於其素而修治先廟墓饋遺族黨濟人之匱則每進而廣焉乾隆五十年江淮大旱民死亾相繼太恭人適在里睹大袁之盡分藏廩于族戚故舊以書速予於浙江購山芋玉米數千石雜錢米濟賑所費萬金攀桂迎之官不可曰吾去若饑者何於是攀桂亦遂請養歸逾再期乾隆五十二年冬十二月太恭人卒年八十有一卒而來哭者塡戶曰微夫人吾死久矣孫五曰夢橋甫維極維梪

維棟曾孫四初太恭人頗通形家說與其子營葬夫贈中憲於縣東南蟒子湖之北原命曰異日勿啟爾以驚神靈其子乃爲卜宅於縣西二姑峯之麓發其墳以嚮蟒子之湖明如趾下太恭人乃晉以葬之次年十二月某日葬銘曰

施則侈也於已苟完有子承之其惠以殫山之嶔也中有原趾出石泉湛甘衆首於西北嚮東南開藴人居之岡且安敝詞堅石永不刊

廣州府澳門海防同知贈中憲大夫翰林院侍講加一級張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汝霖字芸墅宣城張氏大父諱循父諱中聖皆爲縣學生皆贈中憲大夫君自縣學生雍正十三年爲拔貢生旋以人才保舉乾隆元年引見命爲知縣分發廣東任河源香山陽春知縣其至香山者再而攝署之縣又三四焉君初在香山遭母汪太恭人喪憂居新任令未至傜氏賴姓乘隙爲亂君即出捕倡亂者寘之法而杖校其和從者逮新令至而邑已寧其後至香山免荒埔報升之稅修城南羅婆陂成灌溉之利而禁豪家爲隄堰之厲民者海南徐聞縣民惰窳布種後不知糞耨耕車之事而婚姻尤無禮式君攝其令乃教之如內

民時廣東有開鑛採銅者七縣地力盡而役未止君攝
英德縣知其病請于巡撫奏停焉澳門者香山南境斗
入海西洋夷民居之以與中國爲市時設同知官而二
年上吏以君賢俾攝其職君尤能得夷民情而柔調之
故卒授君爲澳門同知値事吏議降一級上官惜君去
奏請留粵而部議不許君遂返宣城不復出矣君博學
多聞尤工駢體文及詩嘗爲澳門記略輯宛雅若干卷
詩約若干卷自爲詩文集三十卷政績五十卷乾隆三
十四年七月八日卒於家年六十一配袁恭人生君長
子韓乾隆癸未科進士爲翰林院侍讀得贈君如其官

一女適附監生梅學側室梁安人生二子廣西布政使經歷倓太學生炯二女一適諸生劉辛未嫁死孫男十一孫女七乾隆　年　月　日葬君于寧國縣花塢山村之原桐城姚鼐與君爲進士同年又與炯相知於君葬後爲君補爲墓銘銘曰

懿維君東海瀆安內民外夷馴爲國勳著有勤未上聞乘歸輪聚典墳閔厥文子繼振兮以彬嶷泯泯昭億春吾銘云

袁隨園君墓誌銘并序

君錢塘袁氏諱枚字子才其仕在官有名績矣解官後

作閣江寧西城居之曰隨園世稱隨園先生乃尤著云祖諱錡考諱濱叔父鴻皆以貧遊幕四方君之少也爲學自成年二十一自錢塘至廣西省叔父於巡撫幕中巡撫金公鉷一見異之試以銅鼓賦立就甚瑰麗會開博學鴻詞科即舉君時舉二百餘人惟君最少及試報罷中乾隆戊午科順天鄉試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又改發江南爲知縣最後調江寧知縣江寧故巨邑難治時尹文端公爲總督最知君才君亦遇事盡其能無所迴避事無不舉矣既而去職家居再起發陝西甫及陝遭父喪歸終居江寧君本以文章入翰林有聲而

忽擯外及爲郟縣著才矣而仕卒不進自陝歸年甫四十遂絕意仕宦盡其才以爲文辭歌詩足迹造東南山水佳處皆徧其瑰奇幽邈一發於文章以自喜其意四方之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幾無虛日君園館花竹水石幽深靜麗至櫺檻器具皆精好所以待賓客者甚盛與人留連不倦見人善稱之不容口後進少年詩文一言之美君必能舉其詞爲人誦焉君古文四六體皆能自發其思通乎古法於爲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爲達之士多効其體故隨園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

球有來求其書者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君始出試爲溧水令其老自遂來縣治跪子年少無吏能試匿名訪諸野皆曰吾邑有少年袁知縣乃大好官也老乃詣入官舍在江寧嘗朝治事夜召士飲酒賦詩而尤多名蹟江寧市中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君以爲不足道後絕不欲人道其吏治云君卒於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年八十二夫人王氏無子撫從父弟樹子通爲子既而側室鍾氏又生子遲孫二曰初曰禧始君葬父母於所居小倉山北遺命以已祔嘉慶三年十二月乙卯祔葬

小倉山墓在桐城姚鼐以君與先世有交而鼐居江寧從君遊最久君沒遂為之銘曰

粵有耆麗才博以豐出不可竆匪雕而工文士是宗名越海邦藹如其沖其蓰越中載官倚江以老以終兩世阡同銘是幽宮

郭君墓誌銘并序

吳江郭君諱元灝字清源其祖諱如龍考諱謂君少工為文為吳江學生而陸中丞燿之弟子也中丞最稱賢之君居家授徒僅以供養父母而已其室時至匱之而不以為慽中丞貴亦絕不往干第與昔往來論學乾隆

五十一年君年五十三卒孺人進氏無子側室翁氏生子摩鳳摩嘗從余學為文君亾其老猶在而家益貧摩出遊求養既而君老亾又數年摩乃克葬祖若父于是葬君於嘉善縣澄湖港之阡時嘉慶二年也次年過余于杭州乞補為君誌余猶知吳江陳中丞天下君子其所許必君子無疑也而又哀摩志乃為銘曰

篤為學文可稱守有介行中繩進而與之君子朋吳越兩縣間一塍回見故國裔水升於陽卜兆曰永寧

江蘇布政使德化陳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奉茲字時若其先陳宏都王叔明十世孫崇唐末

爲江州長史聚族爲孝義僖宗旌之其後五世自南唐
及宋皆旌爲江州義門後乃遷居南昌明季又自南昌
遷德化居德化三世爲九江府學生傚傚生儱康熙戊
子科舉人爲安義縣教諭生絢爲德化縣學生是爲公
考自曾祖至考三世俱以公貴贈通奉大夫江寧布政
使妣皆贈夫人公生二十二歲中乾隆丁卯科鄉試第
一庚辰科成進士授四川知縣凡知遂由閬中擢知茂
州皆有善政當金川爲逆大將率兵討之任公主礮局
及修飭兵輿橋路當居口外山谷間瀕危勞績甚著有
三雜土司地當進攻金川之路官兵猝至三雜長卓爾

碼婦人也謂且伐之閉道不通將授諜言三雜畔矣宏先攻公告將軍三雜未知國家意耳非畔也請往察而諭之將軍從公策公至一告諭卓爾碼即散守者具狀上謂且奉軍過甚譴其後　詔加其封號曰賢順卓爾碼以謂惟陳公活我又予我以榮也公旋晉嘉定府知府及建昌道其居官日常貫出入邊寨仁恩素著多所鎮定中外皆稱之　上乃授公四川按察使乾隆五十二年調河南按察使居二年調江蘇旋擢江寧布政使居四年調安徽未半歲又調江蘇公始在蜀最久凡二十七年其後居江南亦九年歷四任熟習民情洞其利

弊能以簡靖漸祛其患未嘗厲威為聲名吏民愛戴以詔得大臣之體好士樂善獎拔如不及公自壯入蜀至老受任不得歸乃取鄉地自號東浦以寄思士皆稱東浦先生云其天才高厲作詩專法杜子美論者謂朴厚之氣殆足媲之平生經歷多異境鄉見所為詩凡千首曰敦拙堂集古文則所為不過十餘篇然實得古人之法今世作者無能逾也公年七十四嘉慶四年正月壬午薨於蘇州夫人桂氏同縣縣學生某女有賢智從公居建昌時卒生蔭生候選員外郎大來候選州同知方來又生二女側室蔣氏生候選布政司理問斯來戊午

科舉人其來側室張氏生候選司務備來公嘗喜桐城姚鼐之文薨前一歲在江寧監臨武鄉試見鼐語曰我死必得君志吾墓鼐曰公方健何言是也然心諾公及公子於　年　月　日葬公某所來為銘銘鼐也銘曰

才爲國勞險阻備遭靖彼紛擾卒竣安處來宣江浙從容風雅民曰吾宏列士懷儀未究其施有政可頌有文可誦名存身遷匡廬前麓故居爰復永安幽谷

方侍廬先生墓誌銘　有序

方先生桐城人諱澤字苧川侍廬其自號也祖某父某先生少有異才高識遊江寧與諸名士遊一時才儁之

士言行多險怪先生默默獨守中行其後同遊者多及禍而先生弗與然頗經紀其喪有終始之誼退爲諸生入船場屋長白觀保以學士督學安徽最知先生賢乃舉優貢入都時先生年五十矣再入北闈不售爲八旗生教習歲滿　部以知縣用先生不樂就歷遊湖南河南山西學政幕內徧觀山水之勝作爲詩歌以自娛最後主洪洞玉峯書院得疾歸歸未幾卒年七十一先生與鏞伯父編修府君少爲交友編修府君仕京師時先生館於鏞家鏞兄弟皆受業先生論學宗朱子論文宗艾千子惡世俗所奉講章及鄉會闈墨禁其徒不

得衙目先生為文高言潔韻遠出塵壒之外揚厲主文俗士不能繫也然先生弟子以其說獲售於鄉會試者十餘人矣得失要自有數不繫乎其文工自從所好耳如先生乃眞信道篤而知所守者也纂修府君嘗謂先生文似明歸文止詩似宋楊誠齋云子二　今皆亾有孫績曾孫東樹能世其家學先生弟子今僅存三人皆年七十矣與績謀葬先生而鼐豫為之誌曰

其守傾頹以古為則不為俗惑斑斑高雲以非其文絕於穢氛生名弗耀沒逝藏兆弟子所悼嘗是幽宮邈言既從以安厥終

陳孺人權厝志

孺人仁和陳氏女也父琛母孫氏通文字以課子女故孺人自少讀書能爲詩文而其志慨慕古女子賢哲有節行者不欲以才藝自居也故其爲詩質直慷慨義當近古不若世女子流連風景爲媚好悅人之詞孺人適江寧胡君名增胡君居貧甚孺人時以文字慰其意既而胡君病没遺三子二女皆未婚嫁孺人執女紅爲衣食暇則教子女與之論古今爲學又性解醫術里中婦女有疾往往請爲之方孺人於富者尠所求於貧者或濟之藥雖自處乏困不恤也其子女卒皆成立婚嫁幼

子鎬從姚鼐學鼐見孺人詩曰合肥樓稿歎謂今女子作詩者之冠雖流俗淺人論詩者未必知也而後世必有知之者已孺人孀居三十四年嘉慶三年十月卒年六十八鎬與其兄鎮鑑權厝夫人於江寧城北鼐爲之銘銘曰

居庳里志高矣藏無有而學富其身可以名不毀吾爲命之文君子

奉政大夫江南候補府同知軍功加二級仁和嚴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守田字穀園杭州仁和嚴氏祖諱士奇贈奉政大

夫考諱立功爲虞城主簿封奉政大夫君少遊濟南寄
籍遂學爲諸生遂中乾隆辛卯科山東鄉試舉人乾隆
四十六年挑發廣東知縣初任陽江縣未至境有迎吏
來與君語少習見君襲棄貧甚誘君以利君問何以取
利吏曰邑有寶漿者毆人死而多財富室繫數十人矣
君至咸脅以罪千金立致也君曰諾至縣日卽坐堂上
出所寃繫囚盡縱之去獨留一囚訊之囚卽服罪寶漿
者也迎吏捽頓在側捽下痛杖斃之是時方傾市來觀
上新令見君治此吏讙呼動地君名聲一日大起調仁
化與巡撫孫公士毅爭獄君辭厲孫公變色既而卒從

君議更以直君遂調之番禺凡獄事多委君以母憂去官服闋再起廣東補順德知縣治海盜有績屢辦難獄又調南海番禺南海皆大府治所君兩蒞之人見其瘠思如眼然而政無不盡是時孫公擢爲總督率兵出關討安南之亂公故奇君才檄之從軍及市球江之捷敘功入奏　賜孔雀翎五品頂帶君才盡見端緒究旣而與孫公偕返孫公內召嘉勇公福康安代其任福公亦重君才君議論其前必盡福公常聽其說於事多便乃保題君引　見　命記名知府而發江南以同知用在江南三年屢委署未及真授而遭父憂歸其署淮安知

府時値旗丁以各縣助之費少爲詞數百人大譟淮上漕使之門君往召衆前使訴其意君徐曰助費在州縣令爲爾白漕使飭下道道下州縣取費至則汝俟久矣不亦病乎衆曰然君曰是誠非吾職然吾當爲公濟汝以私財汝等張颿疾行可矣於是命之次第發而稍資給之竟無事江淮人咸稱頌君有定亂才君旣歸數年竟不復仕於嘉慶四年四月十日卒於里年五十有二君文章無不能而落臏尤善通曉兵事便騎射爲舉人時偕人遊塞上與侍衛武人共讌飲角射君最後發三矢中的如一武人大愕沮而君從容就坐賦詩傳而而

夫其在孫公軍中誠欲擴其謀以其立功于域外不幸值阮氏之變軍潰功不就然古人始敗而卒建大功如孟明之類史冊多有其後孫公猶被　眷遇卒收厲獨桑榆之效而君竟不復試于軍旅矣世孰由知其才之異也君在江南時嘗一來訪余與言果明決異士其後余至杭州又遇君而君無意用世亦旋歿矣娶莊宜人君在江南時宜人卒生炳及兩女側室范氏生煥亦兩女胡氏生麟吳氏生照某年月日葬君于杭州天馬山祖塋之側莊宜人祔銘曰

旣多文又秉武臨溟海江淮滸鋤黠猾柔强禦意遐遠

事所必無也治家不能極於儉嗇而於奢縱佚之事所必不為也尤喜稱人之善聞人不善雖於余前亦絕不言余迂謬違俗仕不進而家不贏安人不怨顧以為安然以余所遇不偶獨幸得安人偕居室十五年而今又死矣乾隆四十三年兩淮運使朱子穎請余主梅花書院又勸以家往安人之疾以多產氣虛猝無良醫或反以藥踈其氣故以閏六月朔殞於揚州安人高祖為張太傅文端公曾祖為少詹事諱廷瓚祖為賜奉政大夫諱若森而今四川屏山令君為安人之父其母又舅姑也皆在屏山隔數千里不知其亡也余先娶亦張氏同

出文端之父遺一女泣人祝之殆無以加其善既沒所出子女各二幼不甚知哀而長女之慟不可間八月柩還居之縣南五里而銘其室曰

循階庭立軒循勞若存倏超遠風幽幽栩故返雅予嬉潛來盼躇以須精鶩散歸無窮物之本罔荒忽曠靡戀生奚欣死奚怨厝委形於此館

江蘇布政使方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昂字叔駒其先由歙遷於義烏自公祖諱紹倫以上居義烏二十三世至公考諱起英乃遷歷城祖考皆贈江蘇布政使公十三歲而孤貧甚爲歷城諸生親執

薪汲以養母而其意怡然乾隆壬午科舉山東鄉試否亦恩科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居刑部十餘年擢至郎中其執法平用心仁恕屢以此與上官爭至忤而公不變所守乾隆五十四年授饒州府知府饒州人甚愛之朞歲　命擢爲江蘇道交印將發矣而營弁以捕私鹽擾民於德興民大驚恐皆欲奔亾公曰吾不可辭此責馳往民見公即定公旋請削武弁職而貸民之犯官閧衆者於法然後至江蘇待缺以委審積案三百餘勞甚致疾甦解病痊引　見復發江蘇署松太道事值海上盜近寶山總督率兵至寶山防之公籌軍需甚備盜旋

去公乃建八策大府頗用之以弭後患次年補江寧鹽巡道公以爲吏治不善與民俗之惡二者每相因而益甚故其與諸生庶民語皆諄諄教之如子弟知其貧乏者時濟以資至懲治姦蠹則極嚴峻嘗早暮聽訟不懈民益趨公所而訟人或謂此非觀察之體也公曰然使舉吾職視不肖令長盡決之吾坐受成豈不善然其勢不得非如此何以盡吾心哉自公臨江寧凡五年吏民風習之尤惡者大抵皆革而士皆親公矣旋擢貴州按察使行日民滌泣送之連綦數十里公亦爲泣顧而不忍去今 上夙聞公治名矣及彌大政卽擢公爲江